

中国第一部西部牛仔小说

拐·拐·拐

杨育泽 著



中国第一部西部牛仔小说



拐·拐·拐

杨育泽 著

KBF70/1.0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拐·拐·拐：中国第一部西部牛仔小说/杨育泽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12

ISBN 7-222-03004-2

I. 拐…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6166 号

责任编辑：李 巍 马 非

特约编辑：和向文

封面设计：西 里

拐·拐·拐

杨育泽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编：650034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云南新华彩印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字数：300 千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222-03004-2/1·806

定价：19.80 元

这块神奇的土地，除了
闭塞，还会产生阿山这
样的“西部牛仔”

在杉沟寨寨脚，离木楼密十几丈远的地方，有一栋很老的小吊脚楼，小木楼已经很陈旧，多少年风吹雨打，柱子和木墙早已变黑，一条条木纹凸现出来，屋顶上盖的杉树皮，有的地方已经朽烂，有的地方长起一层厚厚的绿青苔，一点也不起眼。算起来，小木楼应该有一百多年时间，因为传说当年苗家人反清起义时，清朝官兵打到这里，曾经把杉沟寨一把火烧光，最老的房子也是在清兵打马回朝天下太平之后修起来的。好的是，这栋小木楼离寨子较远，前几年，杉沟寨发生一场大火灾，烧得全寨子木楼、粮食和牲口一干二净，不知损失好多，多少老木楼毁于一旦，而小木楼幸存下来，所以小木楼更加显得古老。在这苗岭山区里，山里人很少知道水灾，但火灾的事年年发生，每到冬季天干，不是听到这寨子被烧就是听到那寨子被烧，烧了房子的山里人生活更加困难。

阿山、阿娜夫妇和三个娃崽现在住在这栋小木楼里，营造他们一家自得其乐的生活。

阿山阿娜有二十七八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

在这里，让我先把男女主人公阿山和阿娜以及他们的家庭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世代靠刀耕火种生活的家庭，这家庭从来没有从事过农业以外的其他行业，重农轻商，男人善于干重体力活，女人善于做家务事和生孩子，很重视子孙繁荣，代代崽多女多，家庭发展快，又很重男轻女，男人很少出门，哪一代人都难有生活富裕的，轮到阿山的祖父告石当家时，共生下四五个崽女，阿山的父亲阿树伯是老三，后来，阿树伯也生下三崽一女，三个崽是阿楼、阿山和阿应，一女是阿波，阿山在三个崽中间。如今，告石拥有的子孙共二十来人，三世同堂，靠田土为生，在山里来讲，这就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幸福大家庭。

阿山生下来时，名字是这样取的，那时虽然是60年代后期，生活困难，满月那天，大人们还是在香火下摆满一桌子的鸡肉米酒，烧纸烧香后，一家人围着桌子坐，慎重地给这娃崽取个好名字，五十多岁的祖父告石坐在上座，父亲阿树坐在左边，母亲抱着刚满月的阿山坐在右边，这娃崽今天很懂事，好像也晓得大人们要送个好名字，一点也不哭叫，两只小眼睛忽闪忽闪地望着面前的大人们。

其实，祖父告石这几天一直在想着给孙子取名字的事，心里早有数。现在他说，我们祖祖辈辈从来都生活在这山里，从没出过文武秀才到外面当官发财的，吃的住的离不开山，哪一代人从没出去吃过什么亏，也从没出去得罪过什么人，安居乐业，生崽养女，与这山里有深感情，对这孙崽，我没有什么期望，只希望他将来跟我们上辈一样，守在这山里，勤快砍柴割草犁田挖土就行了，我看就取个“山”字吧，山里的“山”，说完，嘴里念一些祖宗保佑的咒语。

啊，“阿山！”多好的名字，一大家人听见，都称这名字取得

好，大家又转脸来看阿山，只见这还在怀里的婴儿露出甜甜的笑容来，大人们被逗得笑起来，大家这才动筷子吃酒吃肉。

苗家人的名字就是这样取，想取哪样就取哪样，只要认为吉利就行，一般都与他们周围有感的事物有联系，花鸟虫木青山绿水都是取名字的对象。

后来，大人们又给阿山取个“杨通山”的汉语名字，汉语名字一般按杨家字辈“占正通光昌盛秀”的排列来取，祖父告石属“占”字辈，父亲阿树属“正”字辈，落到阿山属“通”字辈，这是杨家周而复始的取名方法。

苗家人自古还习惯三代连名，也就是把祖孙三代的苗语名字连接起来称呼，娃崽的排在前面，父亲的排在中间，祖父的排在后面，以区别本寨子上取名相同的人，这又是个千古不变的习俗，而且，苗家人也靠这一称呼来认血缘关系，认同房族人，靠这一称呼可以追溯到七八代人以上，阿山的名字叫“山”，父亲的名字叫“树”，祖父的名字叫“石”，所以阿山的苗语名字完整起来称呼应该叫“山树石”。

不止这三代，从“山树石”追溯上去，在阿山的祖祖宗宗里还可以找到许许多多叫“坡”啊、“岩”啊、“田”啊、“土”啊等等名字。

花开又谢，谢了又开，春去冬来，阿山很快长到六七岁，大哥阿楼、三弟阿应和四妹阿波也都依着年龄长大了，不幸的是，阿妈却病死而去，阿山只记得，阿妈一辈子很勤劳，操劳到死的那一天，死时瘦成皮包骨，听大人讲，阿妈是操心劳累过度，害得一种哪样病而死去，多少的鬼师和草医生也救不活，都讲阿妈的命只能活这么多，阿树伯当爸又当妈，拉拉扯扯四个娃崽不晓得辛苦多少个年头，好在山里娃崽乱养乱活，病少痛少，总算把娃崽们养大，娃崽们从小吃包谷饭、红苕饭、洋芋饭，尝尽没妈

疼爱的痛苦。

阿山从小最喜欢听大人们摆从前苗家人反抗斗争的故事，最喜欢听那个叫张秀眉的英雄带领苗家人抗击清朝官兵英勇拼杀的故事，也最佩服张秀眉的胆量和气势，老人们摆，那时候杉沟寨也有许多个老祖公参加过起义军，跟随张秀眉打到贵州很多地方，一直打到省城贵阳，其中有一个还是阿山的老祖公，阿山小小年纪，就多少次带寨子上的小伙伴们爬上高高的九层山，看过当年起义军留下来的战壕堡垒。

阿山在杉沟寨民办小学读过书，讲是小学，其实只有几个老师和七八十个学生，老师们全是本寨本村人，学生们也全是九层山上几个山寨的娃崽，教学楼是栋木楼，阿山小学毕业后，成绩一般，刚刚考上乡中学读初中，但阿树伯当时想，这娃崽丢给老师们已经带大，书读得再多，将来在这山里也没有用，考大学升官发财那是人家的事，我这一家世代从没出过哪样文武秀才的，祖坟不保佑就别去想，认得几个字会讲几句汉话就够了，再主要是家里穷，劳动力不够，他想要娃崽回来帮忙放牛割草哪样的，就喊阿山回家，阿山从此天天与山打交道，从小犁田挖土砍柴割草打猎打鸟没有哪样不拿手的事。

阿山长到成人，长得算争气，中等身材，身上的肉起疙瘩砣砣，虽然山里穿着打扮不讲究，但慢慢细看，还是标标致致，嘴脸有模有样，阿山还头脑机灵，手脚粗壮有力，一两百斤重的担子，一口气就举到肩膀上，浑身上下硬得像一截木桩子，打架抱腰从没有过对手。

阿山的性子也像他的名字一样，豪爽耿直，忠厚义气，有一股讲干就干的硬气，从没有过害怕过的事。

阿山被公认是九层山上有名的硬汉，摆起来有许多的故事，摆来摆去，也就是阿山力气大，会抱腰，打架厉害，从没败给过

哪一个汉子。这山里穷，人野蛮，汉子们没什么比的，寨子与寨子之间最爱比打架抱腰，以打赢架而自豪，所以，这贵州自古被人称为“苗蛮”之地。

打架一般是这样引起的，在这山里，后生和姑娘们谈情说爱时叫“游方”，每年春节过年，每轮到一个山寨看芦笙热闹那几天里，四周山寨的后生们都聚到那寨子上来，每天清早或夜晚，寨上的姑娘们都聚到后坡，等后生们来一起“游方”，各寨子的后生们也都聚到那里去找姑娘“游方”，后生和姑娘们在一起对唱山歌摆情话，所以，这时也就是寨子与寨子的后生们最爱出现矛盾打群架的时候，如果遇到两个寨子的后生同时喜欢找一个姑娘“游方”时，姑娘不晓得跟哪边好，跟了这边又得罪那边，这时就看哪个寨子的后生力量大，也就是看你人多不多，打架厉不厉害，如果你人少，估计打不过人家，就让走一边，让人家去“游方”，如果你人多力量大，就不能让，山里汉什么都可以让得，就是让不得在姑娘面前比别人弱小，有时，遇到两个寨子的后生人力相差不多，互不相让，对打一架，一比高低，哪一方得胜，就打出名气，显出你这寨子的后生个个生龙活虎，哪个也欺不得，到哪里都争得姑娘“游方”，当然，苗家后生打这几架，仅仅是比一比哪一方力气大拳脚厉害，争得姑娘“游方”而已，不会做出那种打死人或结世仇的事，今后，到哪里走客喝酒碰到一桌时，握个手也就讲好，因为在这山里，哪个寨子的姑娘只嫁在周围山寨，哪个寨子都有周围山寨的姑娘嫁进来，论来论去，往往冤家人不是老俵就是远亲。

杉沟寨这些住在最山上的苗寨，人们出门“游方”或走客，那些住在山下大寨子的人往往用一种看不起人的眼光看待你，骂你是住在最山上的，骂你叫“山里人”（其实山上山下都是山里人），山下的姑娘也往往看不起山上的后生，一听讲是山上的后

生，就不愿意与你“游方”，还说出一些看不起人的话，更不愿往山上嫁，山上的人最听不惯，也最气愤，但又不敢得罪人家，因为人家寨子大，人也多，你山上的经常出门下山路过人家门口，搞不好哪天路过时被欺一顿，所以只好敢怒而不敢讲，总是让人家的多。

杉沟寨传说在好几代人前，曾经出过一个叫“告牛”的老祖公，这告牛正是阿山那一房的，力气大得没讲的，又会几套拳脚，打架抱腰厉害得很，杉沟寨的后生不管走到哪里“游方”，只要有告牛一起去，从不怕外寨子的后生欺负，也从不怕走夜路，到哪个寨子都争得姑娘“游方”，杉沟寨整整雄过一代人，后来，告牛还参加过张秀眉英雄领导的反清大起义，跟随起义军一直打到省城贵阳，又打到湖南、广西，被杀死在告牛刀棍下的官兵不计其数。关于告牛抱腰打架和杀死官兵的故事，至今老人们坐下来摆给年轻后生们听，摆几天几夜也摆不完，说他一脚就踢翻两三个汉子，一刀砍死两三个官兵，老人们摆到这里，脸上就会露出得意的笑容，年轻后生听了，也为杉沟寨出过这样的老祖公而自豪。只可惜，这样的硬汉几代人难出一个，告牛死后，好几代人里，杉沟寨的后生们出去“游方”又常常被欺。

自从阿山长大成人后，几年里，阿山和杉沟寨的后生们经常出门赶场或“游方”，打胜过许多次架，特别是敢与山下大寨子的后生打架，阿山一人对打两三个汉子，把人家打得掉下田坎，打得人家害怕，又才为杉沟寨争得名声，杉沟寨后生重新雄起来。只要有阿山一起出门，杉沟寨的后生跟在后面，不管走到哪里都用不着害怕，不管走到哪个寨子都争得姑娘“游方”，寨寨的后生都晓得杉沟寨有个阿山，有个力气大拳脚硬的阿山，一听讲是杉沟寨的后生来，纷纷主动让路，人们都讲阿山不比以前的告牛差，还讲他捡得告牛传下来的一套拳脚，厉害得很。传得有

点神，在这山里，每个寨子都有老祖公们传下来的一套拳脚和刀枪棍棒术，一般只传子孙不传外人，这是山里人看家的打架功夫，没遇到打架的事不轻易露两手出来。慢慢地，阿山的名字越传越远，在九层山上下没人不得晓，不过，由于这山里只习惯称呼苗名，人们大都只晓得“山树石”这名字，阿山的汉名“杨通山”晓得的人很少。阿山只可惜自己没出生在那个反清起义的年代，要不杀上几个官兵多痛快。

有一年，阿山的三弟阿应“游方”后从山下带来一个姑娘，按苗家规矩，三天后，男方家必须请两个能讲会说的叔伯抬一大包糯米饭团和一只大公鸡到女方家去说亲，如果来回三次后，女方家接礼，就说明同意了这门亲事，如果不接礼，很清楚，就是不同意。这次，阿树伯请去的人共来回三次，女方家不但不接礼，还不迎进门，把门窗关得紧梆梆的，说亲的连饭也不得吃一碗，饿着肚子回来气得大骂。很清楚，人家不同意这门亲事，女方家还回话讲，我们不嫌哪样，就是嫌你九层山太高，穷山恶水，种不出一棵好辣椒，干活路太累，生活太穷，哪个愿让自家姑娘嫁到山上又穷又累一辈子？还回话讲，哪个怕你杉沟寨的，看我们不邀约三亲六戚上山来抢人。人家讲来就来，共来二十几个汉子和十几个妇女，一路向九层山扑来，气势汹汹，杉沟寨这边好话先讲在前，对方听不进，硬是把姑娘拉走了。这还得了！人被抢走，就说明杉沟寨没有强人，今后树不起威信，世代受外寨欺负，后生们找媳妇也难，阿山几父子更是抬不起头，所以，全房族除了老弱病残以外，男男女女都聚起来商量，又邀外房族的好些壮汉子，在后面追赶上去，一直追到对门坡，双方在一块大干田里对打起来，阿树伯虽人老不能打，也在后交待后生们上前。对方出来一个壮汉，这边推阿山当领头，阿山讲上就上，吐泡口水在两个手掌上拍拍，然后冲上去，与那汉子紧紧地扭抱在

一起，两个汉子都使出最大的劲，我往左摔，你往右摔，渐渐地，对方身板儿扳不过阿山，阿山突然一用劲，两只粗壮的胳膊猛地一勒，对方叫一声，裤裆里早就被尿尿打湿，阿山把对方提起来，使他两只脚板离开地面，然后用右脚隔住他的脚，用力往左边一摔，两手一放，那汉子被摔出丈把远，重重地倒在田里，痛得起不来。对方一见，又马上上来一个壮汉，也同样被阿山摔倒在田上，对方又再上来一个壮汉，阿山把他摔倒后，在他刚爬起来还没站稳时，上去用力一推，又把这汉子推落到下面一丈多高的水田里去，只差点没被摔断手杆脚杆，全身脏稀泥巴。阿山连胜三人，对方全被吓住，晓得九层山上这硬汉不一般，纷纷逃跑，杉沟寨的汉子们一见，冲上去把人抢到手，又在后面继续追打，一直打过对门坡，对方逃得屁滚尿流，杉沟寨得胜而回，在阿树伯家喝酒庆贺一夜，个个伸出大拇指夸阿山真的不是一般，阿山也洋洋得意，没用讲，那姑娘就在杉沟寨住下来，嫁给三弟阿应，她就是后来阿山的三弟媳阿香。这件事，轰动九层山上下，从此，杉沟寨更加没寨敢惹，没人敢欺，称雄一山，阿山更加扬名，全寨人也对阿山几父子畏惧三分。

以后，每当在人多面前摆这件事，阿山少不了露出得意的神态，一讲有架打，阿山的手就马上痒痒的。

关于打架抱腰的事，阿山为本寨子同外寨纠纷山林，为帮人家抢媳妇，为“游方”时争姑娘玩，摆起来还有许许多多，杉沟寨不论是哪一家，只要遇上与外面人发生打架斗殴的，少不了请阿山去助威，阿山有请必去，哪里有争斗，哪里就经常有阿山的身影出现，只要有阿山上场，对方一听讲是那个“阿山”来了，早已害怕三分，阿山次次得胜。

阿山得出结论，山里汉只要有一身力气，有两个硬硬的拳头，敢冲敢打，哪怕穷一点，不会有人敢欺侮到你头上，更不敢

来夺走你的女人，女人永远是自己的，阿山常想，不信看看，这辈子到底有哪个敢来碰我半点，有哪个敢来欺侮阿娜半点。

阿山还是干活路的好把式，扶犁掌耙砍柴割草样样来得，人又勤快，一两百斤重的担子放在肩上，上下山像飞走一样，除此以外，第一会吹芦笙，第二会做木工，第三会打猎打鸟找马蜂窝和养画眉鸟，这些本事大都是上辈人传下来的，祖父告石和父亲阿树都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包括大哥阿楼和三弟阿应也多少有这些本事，因为这山里也只有这些事给男人们干，在山里来讲，这就是一个很能干多面手的男人。

现在我来介绍阿娜。阿娜是从另一个山寨嫁过来的，那寨子叫潘家寨，全是姓潘，阿娜的名字是这样取的，她刚生下时，正是金秋收谷进仓的时候，苗家人相信出生的时节能给人带来好命运，大人们都讲她出生得好，就给取个“娜”的名字，“娜”在苗话里是对“稻谷”的称呼，意思是她出生在收谷进仓的时节里，将来有吃有穿，一辈子幸福。但阿娜毕竟是个讨菜的（女娃崽），山里人重男轻女，取名字时享不上阿山那种隆重，后来，大人们又按潘家的字辈给取了个“潘文娜”的汉名字。

阿娜没读过书，是文盲，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汉话更不会讲，年少时出落成山里最漂亮的一朵花，心灵手巧，唱出的山歌最甜最美，绣出的花也最精美，多少后生“游方”时为阿娜打群架，他们抢着跟阿娜对歌求爱，阿娜一个也看不上。同样地，山里人只习惯称呼苗名，人们大多只晓得“阿娜”这个名字，没几个人晓得“潘文娜”这个汉名。

阿娜还是个砍柴割草、挖土种田、喂猪养鸡、里里外外家务事都拿手的山妹子，人见人夸，上门说媒的从没断过，都讲今后不晓得是哪个后生有福气娶得她。

阿山和阿娜长到十八九岁时，那一年过年吹芦笙，阿山换上新衣服，背着一把芦笙，与杉沟寨几个后生一起走村进寨去吹，去找最漂亮最心爱的姑娘“游方”，翻过多少座山，涉过多少条河，过了一寨又一寨，阿山都没遇上一个动心的。最后，已经到正月十五过小年，他们来到阿娜寨子上的芦笙堂，阿山拿着芦笙钻进姑娘们围成的圈子里，边吹边跳起来。阿娜领头带全寨子的姑娘跳，姑娘们迈着纤纤细步跟着阿山的笙歌踩，阿娜和姑娘们个个穿戴银角银带，一圈人银光闪闪，特别是阿娜头上插的那只牛角银花，最大最好看，她的面容漂亮得像仙女一样，真是好花好银好容貌，银铃叮当谁配上。阿山一下子被阿娜的容貌迷住了，一边吹出一曲“讨花带”的笙歌，一边不时用眼睛偷偷斜看意中人，这是苗家后生的最初求爱方式，阿山的讨花带笙歌唱道：

“讨你讨你好阿妹，
讨条花带系笙上，
花带是条连心带，
连起哥妹成双对。”

阿娜听到阿山的笙歌，偷偷地看阿山一眼，马上发现那双含情的眼睛，听着动听的笙歌，阿娜的脸上泛起红晕，她一边踩着舞步，也一边不时斜看人家后生，只有两个人晓得，两双眼睛在悄悄交换那种感情，阿山吹了一曲又一曲，吹得汗水满头，一点也不晓得累，阿娜听得出，今天有好多后生吹芦笙向她讨花带，数阿山吹的最优美动听，听得心里好像喝下了几口蜜蜂糖一样，一声声笙歌拨动姑娘的心弦，阿娜那久等了多少日子的心扉慢慢被打开。真的，阿娜多少日子在梦里等待着这英俊的身影和这动

听的笙歌，今天终于等来了，阿娜和姑娘们跳了一曲又一曲，银铃银带，叮当作响，围看的人群全被迷住。最后，阿山停下来擦一把汗水，阿娜拿出一条编得最漂亮的彩色花带系到阿山的芦笙上——这是苗家姑娘最初表达爱情的方式，人们挤挤地看，喝起彩来。

夜晚，十五的月亮挂在天空，在阿娜家吊脚楼的后坡上，许多寨子的后生不停地吹口哨和吹木叶，邀阿娜出来“游方”。

吊脚楼里，阿娜家来了许多客人，阿娜守在桌边为客人添饭，等客人们吃完饭，阿娜收拾碗筷洗好，又端出一盆盆热水递给客人们洗脚后，才打开门，迈着纤纤细步，来到后生们面前。

后生们见阿娜在月光里走过来，就像仙女从月宫下凡来到人间一样，纷纷抢上前，生怕落在后面轮不上，唱出最好的情歌向阿娜求爱。

哪晓得一对几曲，后生们不是对手，有几个败下阵来，害羞得想找树丛躲进去。

不料，这些后生里，有三四个是山下大寨子来的，流里流气出了名，专门在黑暗里摸姑娘奶子，他们来到山上寨子“游方”，自以为是山下的，又仗人多，别人不敢惹，他们不会对歌，见阿娜不理睬他们，竟讲出些很难听的下流话来，有一个个子高大长小胡子的后生叼着纸烟，喷一口难闻的烟雾到阿娜脸上，嘻皮笑脸，在黑暗里动脚动手，直朝阿娜的胸口摸去。

阿娜吓得后退一步，气愤地骂：“你想搞哪样？”

“小胡子”嘻嘻地说：“阿哥见你长得这么漂亮，身上的肉白生生的，心里面直跳，就想摸你的奶子一把。”

阿娜晓得遇上了不要脸的，想回家去，“小胡子”一见，马上跨步上前，挡在路中间。

其他寨子的后生晓得这几个是山下大寨子的，远远地看，只

恨他们吓走阿娜，但又不敢上前帮忙。

阿山与杉沟寨的几个后生恰恰来到，阿山这一夜就专门找白天里跳芦笙最漂亮的那个姑娘，找到这里来了，阿娜也一出门就注意有没有白天里吹芦笙的那个后生，现在一见阿山来到，眼睛一下亮起来。

阿山不晓得刚才发生的事，现在一见阿娜站在那里，随手摘一片木叶，用手贴在嘴唇上，吹起颤悠悠的歌声：

哩哩奴奴哩，
阿哥找到妹，
吹支木叶歌，
邀你唱一曲。

阿山的木叶歌很动听，一声声在夜色里飘进阿娜的心田，姑娘的心被牵动起来，阿娜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事，忘记了“小胡子”还挡在面前，打开歌喉回唱：

阿哥木叶歌，
声声真动听，
打动妹的心，
和你对一曲。

阿山和阿娜一唱一答，悠悠的歌声飘在夜空里，飘进树林里，连天上的月亮也从云层里钻出来静静地听，两颗心真像久久地互相等待了多少日子一样，唱得其他后生嫉妒起来。

阿娜唱着问阿山：

哥从哪里来，
告诉妹姓名，
得名记心房，
日夜把哥想。

阿山唱着答：

哥来没地方，
哥没有姓名，
阿妹看得起，
合心配成双。

这下，刚才那个“小胡子”更不服气，他想，你这漂亮姑娘不理睬我，干脆调戏你个够，叫你们“游方”不成，我敢讲这唱山歌的后生不会敢来碰我半点。

“小胡子”上前，挨近阿娜，那只手又朝阿娜胸口摸去，阿娜吓得用手护在胸前，连连后退，退到阿山身边。

阿山突然见“小胡子”这么无礼，非常气愤，晓得他冲着自己而来，以为我阿山怕他。

阿山跨步上前，护在阿娜面前，大喝一声：“不许你欺侮人！”

“小胡子”一听是杉沟寨的口音，更加不把阿山放在眼里，他转脸看阿山，冷冷地说：“怎么样，关你哪样事，是不是想打架。”

阿山一听口音，晓得是山下大寨子的，换是其他后生，肯定不敢得罪，赶快让走一边，让人家“游方”去，但今天偏偏遇上我阿山，哪管你是山上或山下的，大寨子或小寨子的，人多或人

少的，只要欺负到我头上，又当着这么漂亮姑娘的面，让不了你，先打再讲。

阿山说：“不要以为我怕你山下的，打就打。”

“小胡子”先上前，把烟头摔在地下，挽起衣袖，一副小看阿山没有胆量上来的样子，他后面，同寨子的几个后生也挽起衣袖，等着上前帮忙。

阿娜一见，生怕阿山吃亏，那只纤细手不晓得哪个时候早已伸出来拉住阿山的衣角。

阿山正气冒，阿娜这一拉，阿山更来气，非打赢一架给这姑娘看不可，再怎样也不能让她见我阿山好欺。后面，杉沟寨几个后生也等着上前帮忙，阿山吐泡口水在两个手掌上拍几下，一大步就跳到“小胡子”面前，两只有力的手臂张开往前一抱，“小胡子”也抱住阿山，两个人用最大的力气扳起来，很快，“小胡子”不是阿山对手，明显地处在下风，阿山拿出抱腰本事，用右脚隔住“小胡子”的脚后，猛地用力一捧，两手放开，由于阿山用力太大，“小胡子”的双手被摔脱从阿山身上放开，摔出好远，超出路坎，落到丈把高的坎脚下去，落进刺丛里，只听到“小胡子”不停喊出“咳哟妈”的叫声。

那几个大寨子的后生想上来帮忙，现在见“小胡子”落下路坎，晓得对方力气不是一般，又见杉沟寨的后生跃跃上前来，晓得不是对手，骂一句“哪天路过山下时再打死你”，然后下坎去背上“小胡子”，溜走了。

阿山在后面也大骂：“我怕你山下个鸡巴卵，哪天下山来就上你家门口看看。”

其他寨子的后生看见刚才打的架，生怕得罪杉沟寨的后生，都悄悄离开了。

阿山站在那里，心里好生得意，像一只斗胜的大公鸡，暗